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三集

081
S1003
13

詩說部錄書

卷之三

古今說部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書之特色

- (一)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
- (二)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義
- (三) 紹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
- (四)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
- (五)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爲主
- (六)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
- (七)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
- (八)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
- (九)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
- (十)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
- (十一)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
- (十二) 附加特別符號醒豁無比

編輯

沈秉鈞

方毅

傅運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原本新字典 出版一年重

印十餘次 其價值可知茲更

用特製鋅版縮印 卷帙僅及

原書之半 點畫明晰仍不

至過費目力定價尤廉以便

學生之用 刻已出書倘

蒙 惠顧毋任歡迎

本原新字典

華洋裝

布面金字 分訂六冊

定價 二元四角

一元四角

本縮

新字典

洋裝

紙布皮

面定價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一角

古今說部叢書二集目錄

史乘

傳信記 唐鄭梁

野航史話 防風茅元儀

小隱書 明西村畸人敬虛子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邇

汴園濕襟錄 汴白愚

漁洋感舊集 小傳 德州盧見曾

博物

袖中記 梁沈約

玄亭涉筆 龍溪王志遠

荔枝譜 蒲陽蔡襄

風俗

嶠南瑣記

魏潛

怪異

志怪錄

祖台之

集靈記

闕名

祥異記

闕名

文藝

風騷旨格

唐齊已

灌畦暇語

宋無名氏

春雨雜述

西江解縉

天爵堂筆餘

四明薛崗

資暇錄

隴西李濟翁

戲瑕

吳郡錢希言

玉笑零音 錢塘田藝蘅

竹坡老人詩話 宣城周少隱

清供

筆經 晉王羲之

膳夫錄 唐鄭望之

林下盟 古杭沈仕

餅花譜 吳張謙德

攝生要錄 武林沈仕

遊記

滇行日錄 青浦王昶

襍志

太清記 晉王韶之

寓簡 寓山沈作喆

林下清談 武林沈仕

眞率筆記 闕名

致虛雜俎 闕名

下帷短牒 闕名

燕閒錄 雲間陸深

春風堂隨筆 雲間陸深

枕譚 華亭陳繼儒

羣碎錄 華亭陳繼儒

傳信記

唐 鄭棨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亡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炙蒜備饌。酒肉霧靄。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諮詢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臥。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于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于東都起五王宅。于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歷朝無此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惰怠。近古帝王友愛之道。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國開遠門。西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行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其瑞疊應。重譯屬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爲讓者數焉。是時劉宴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宴間生秀妙。引宴於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宴於膝上。親爲宴畫眉梳卯髻。宮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宴秘書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除害則人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陛

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驃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升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驃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驃將軍。命有司具櫬槨。疊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上爲皇孫時。風表瓊異。神彩美邁。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蠻而狼顧耶。則天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不常。爲吾家太平天子也。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召諸侯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于宮。散于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抵囊橐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雜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主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

僭則犯上。發于隱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鏟。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喧。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耳。與百姓同懽。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揚。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境界。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嘗處瀕於馬廄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所。瀕擁

籌趨庭。遺隊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朵兩張起。客心異之。而瓊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瓊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瓊鬼。懸於廊廡間。瓊乃召遁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瓊大驚奇。驟加禮數。遁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遁出代稱小許公也。

道士葉法善。精于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畱。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麌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輒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兀語辨如此。豈非魑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麌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釀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

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欵語。且請遲回休憇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大師至。一行入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云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閣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鍾一行和尙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眞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絰。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爲縉紳所譏也。寬子諱復爲河南尹。素好詼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謂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卽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卽不是兒猫。謂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替我擣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諱。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

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莫知此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爲加籠焉。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上造簾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鉢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擎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其他綵繪縟麗。造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于前。遂命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輦題詩曰。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繁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邵太守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

之要。莫若信乎。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爪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喜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刻名在焉。

上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次于旃然是也。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崕之狀。名曰鼇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于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土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上幸愛祿山爲子。賞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乃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一行將卒。畱物一封。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秘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棺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于